

清代东淀、三角淀与雍奴薮关系之考辨

高 森

提 要：清代东淀分布于直隶地区霸州、永清、东安、武清、静海、文安以及大城等7州县中。三角淀是东淀的组成部分，自雍正四年永定河改移下口至三角淀地区，设三角淀通判以负责该地的疏浚和防洪工作，至迟至乾隆年间转而成为东淀的代称。从空间位置来看，历史时期三角淀是雍奴薮的组成部分。在历史文本语境中，三角淀由从属于雍奴薮转而成为东淀的组成部分，此后又成为东淀的代称，这是诸多因素塑造的结果。

关键词：清代 东淀 三角淀 雍奴薮

自全新世以来，受海河平原地质构造、地面坡度及海水东撤等因素影响，湖泊洼淀主要分布于海河平原的中东部地区，在海河平原上形成了大陆泽—宁晋泊、白洋淀—文安洼和七里海—黄庄洼三大相对集中的湖泊洼地群。^①至北宋时期，随着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在行政权力的支配下，海河平原上形成了连绵不绝的塘泺带。^②此后，随着金元渐次统一北方和全国，塘泺带逐渐瓦解、缩小。明弘治以后，海河流域湖泊洼淀规模再次呈现出局部扩张的态势。^③延至清代，海河流域形成了以“南北二泊、东西二淀”为代表的湖泊洼淀群。相比于对南北二泊的多维度探讨^④，学人对清代东西二淀的研究相对较少，且集中于讨论东淀的演变过程。^⑤然而已有研究成果并未就东淀、三角淀与古雍奴薮之间关系作出准确的厘清，以故其间存在诸多混淆、误会之处。有鉴于此，笔者拟对其作进一步论述，以求获得更为清晰、准确的认识。

一 清代东淀的地域范围

目力所及，“东淀”一词最早出现于元代的文献记载中，“予往岁需命延芳、东淀，识供奉姚君于稠人中”^⑥，据《辽史·地理志》载：“延芳淀方数百里，春时鹅鹳所聚，夏秋多菱

① 王会昌：《河北平原的古代湖泊》，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地理集刊·古地理与历史地理》（第18号），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4—87页。

② 参见程民生：《北宋河北塘泺的国防与经济作用》，《河北学刊》1985年第5期；满志敏：《典型温暖期东太湖地区水环境演变》，《历史地理》第3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页。Ling Zhang: *The River, the Plain, and the State: An Environmental Drama in Northern Song China, 1048 - 112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邓辉、卜凡：《历史上冀中平原“塘泺”湖泊群的分布与水系结构》，《地理学报》2020年第11期。

③ 参见高森：《清代海河流域湖泊洼淀衰变与社会应对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第33—49页。

④ 参见石超艺：《明代以来大陆泽与宁晋泊的演变过程》，《地理科学》2007年第3期；石超艺：《15—20世纪大陆泽与宁晋泊演变的影响因素分析》，《湖泊科学》2007年第5期。

⑤ 参见王培华：《清代永定河下游的沧桑之变》，《河北学刊》2017年第5期；王培华：《清代永定河下游与白洋淀的农业及其环境效应》，《中国农史》2018年第2期；邓辉、李羿：《人地关系视角下明清时期京津冀平原东淀湖泊群的时空变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⑥ 王恽：《秋涧集》卷43《易斋诗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本，集部，第1200册，第554页。

芑。”^①故上述引文中的“延芳”即指延芳淀，由此推测，这里的东淀同样应是一个淀泊名称。延至清代，东淀已不仅仅只是一个湖泊的名称，转而成为若干个湖泊的总称。

东淀地理位置特殊，“盖淀泊之用，有翕受之功，亦有停蓄之利，众流竞趋，汇为巨泽，容与荡漾，有以缓其奔突之势，然后安流弥节而去，则其冲易受，而其患易御。……东淀一区，所以蓄直隶全局之水，游衍而节宣之”^②，“东淀汇畿南全局之水，有翕受停蓄之用”^③，几乎停蓄了直隶一省之水。而有清一代直隶地区水患频发，治理水患遂成为清代各朝重点关注的问题，因东淀所处位置的重要性，以故在相关文献中留下众多记载。

关于清代东淀分布的地域范围，在传世文献中存在着两种不同文本系统的记载。一种文本系统的源头是成书于雍正时期的《直隶河渠志》。该书载：“东淀，延袤霸州、文安、大城、武清、东安、静海之境，东西亘一百六十余里，南北二三十里及六七十里不等，盖七十二清河之所汇潴也。永定河自西北来，子牙河自西南来，咸入之。”^④这一记载被《嘉庆重修一统志》吸收，是书有载：“按古时惟三角淀最大，又当西沽之上，故诸水皆会入于此，今渐淤而小。《新志》合相近诸淀泊总谓之东淀，云延袤霸州、文安、大成、武清、东安、静海之境，东西亘百六十余里，南北二三十里，或六七十里，为七十二清河之所汇潴，永定河自西北来，子牙河自西南来，咸入之，盖其地本皆古雍奴藪也。”^⑤另外一种文本系统的源头则是成书于乾隆年间的《水道提纲》。该书载：“三角淀，即古雍奴水，当西沽之上最大，周二百余里，后渐填淤。袤延霸州、永清、东安、武清，南至静海，西及文安、大城之境，东西百六十余里，南北二三十里，为七十二清河所汇。永定河自西北来，子牙河自西南来咸注之，今日东淀，以其对任丘赵北口之泊为西淀也。”^⑥这一记载被光绪《畿辅通志·河渠略四》以及《清史稿·地理志》的编纂者所采纳，如光绪《畿辅通志》有载：“三角淀者，其初本巨浸也。当西沽之上游，袤延霸州、永清、东安、武清，南至静海西，文安、大成（城），绵亘七州县，凡清河、子牙诸水正流及永定支流咸注于此。”《清史稿·地理志》则云：“三角淀，一曰东淀，古雍奴藪。亘霸、永、东、武、静、文、大七州县境。”^⑦不难看出，《清史稿》相关内容明显来自于对《水道提纲》和光绪《畿辅通志》相关内容的缩写。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两种文本系统在形成的过程中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存在着相互影响和互相借鉴的现象，如《嘉庆重修一统志》的相关论述则明显受到《水道提纲》的影响。

在上述文献记载中，第一种文本系统中东淀所分布的州县范围为霸州、文安、大城、武清、东安以及静海，为6州县；而第二种文本系统中东淀所分布的州县范围为霸州、永清、东安、武清、静海、文安以及大城，为7州县，后者比前者多了永清县。究竟哪一种文本系统的记载更切合实际呢？结合乾隆皇帝在《御制淀神祠碑文》中所记载的内容来看，“东淀尤大，周四百里而

① 《辽史》卷40《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496页。

② 陈仪：《直隶河渠志》，“畿辅河道水利丛书”，农业出版社，1964年标点本，第21页。

③ 李鸿章修，黄彭年纂：光绪《畿辅通志》卷83《沈联芳〈邦畿水利集说总论〉》，“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632册，第259页。

④ 陈仪：《直隶河渠志》，“畿辅河道水利丛书”，第18页。

⑤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7《顺天府二》，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340页。

⑥ 齐召南：《水道提纲》卷3《京畿诸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83册，第30页。

⑦ 《清史稿》卷54《地理志》，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897页。按，此处引文原文为“亘霸、文、东、武、静、文、大七州县境”，“文”前后出现两次，显系有误，据其他史料可知第一个“文”应为“永”之误，即永清县，相关考证过程可参见高森：《〈清史稿〉勘误一则》，《江海学刊》2022年第1期。

赢，概州县七，其为薮泽也”^①，显然后一种文本系统所记载的州县数更贴合实际。而“概州县七”出现于皇帝亲自撰写的碑文中，这亦反映出清代时人较为普遍的看法或共识。总之，结合上文所述内容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全盛时期的东淀分布于直隶地区霸州、永清、东安、武清、静海、文安以及大城等7州县中。

二 东淀与三角淀的关系

在记载东淀分布地域范围的两类文本系统中，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东淀的相关地理信息至迟至乾隆年间时开始转附于三角淀之后，即三角淀逐渐成为东淀的代称。如《水道提纲》将《直隶河渠志》中对东淀分布地域范围的记载移植到三角淀后，至光绪《畿辅通志》，相关论述则径直不提东淀；到民国初年所编纂的《清史稿》中，虽然修正了光绪《畿辅通志》中的相关论述，但三角淀已然成为东淀的代称，东淀的相关地理信息被置于三角淀之后。如果研究者对相关情况不明所以的话，只以光绪《畿辅通志》或《清史稿》相关记载作为依据，便会得出三角淀分布于7州县之中的结论。笔者并非想要对此作出指摘，只是想要强调在文本形成的背后反映的是时人的认识与看法，即三角淀可以成为东淀的代称。这在传世文献对康熙三十七年（1698）于成龙筑永定河堤一事的记载中亦有体现，“自抚臣于成龙奉命开筑永定河，不为全局计，而只为一河计，遂改南流之故道，折而东行，自柳岔口注之东淀，于是淀病而全局皆病”^②；“自良乡老君堂旧河口起，迳固安北十里铺、永清东南朱家庄，会东安狼城河，出霸州柳岔口三角淀，达西沽入海”^③。两段不同的记载说明了同一个事件，但前条史料是永定河流入“东淀”，后条史料则是“三角淀”。因此，还需对三角淀与东淀的关系稍加辨析。

据学者考证，三角淀的名称可能最早出现于元代。^④明人有载：“口外诸山之水自京西卢沟桥而下，经固安、永清至于信安，汇于三角淀，达于直沽，入于海……直沽之上有大淀、有小淀、有三角淀，广延六七十里，深止四五尺。”^⑤直沽即南北运河的交汇点，即小直沽，从地理位置来看，直沽之上，即直沽的西边。可以看出，三角淀位于南北运河的西边。这里的“广延六七十里”应该是大淀、小淀以及三角淀的东西长或是南北长。由此判断，说明在这一地区中，三角淀只是众多湖泊洼淀中的一个。而《嘉庆重修一统志》所载：“古时惟三角淀最大，又当西沽之上，故诸水皆会入于此。”在可证明上文推断的同时，亦说明三角淀在西沽之上的众多湖泊中面积较大。然而在明代《寰宇通志》、《明一统志》，万历《顺天府志》、《长安客话》以及清代《读史方輿纪要》等书中均对三角淀有着“在武清县南，周回二百余里”的相似记载，这一表述同样被后世地方志编纂者所吸收和采纳，然而“周回二百余里”的规模明显与上文“广延六七十里”相差甚大，说明两者所指内容并非同一湖泊。此处“周回二百余里”应并非指作为一个湖泊的三角淀的规模，而应是指包括三角淀在内的众多湖泊的总规模。结合上文所述内容，我们可以认为，至迟至明英宗正统年间，三角淀因其面积较大而在这一地区的众多湖泊中脱颖而出，其名称进入官方文献的记载中，从而固定成为武清县境内及其部分周边地区众多湖泊的名称。

① 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119《京畿·霸州一·御制淀神祠碑文》，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标点本，第1956页。

② 陈仪：《陈学士文钞·治河蠡测》，“畿辅河道水利丛书”，第109页。

③ 《清史稿》卷128《河渠志》，第3809页。

④ 参见王长松、尹钧科：《三角淀的形成与淤废过程研究》，《中国农史》2014年第3期。

⑤ 唐交修，高濬纂：嘉靖《霸州志》卷1《輿地志》，明嘉靖刻本，第6页。

延至清代,关于三角淀与东淀的关系,清人吴邦庆亦有云:“是则西起高阳、新安,东抵霸州、保定、文安、大城、静海,东北迄于东安、武清,皆九十九淀之区也,东、西淀特其总名耳。今淀名繁杂,不下百余”^①,即东、西淀均为各自地区内众多湖泊的“总名”,清晰地表明三角淀从属于东淀,是东淀的组成部分。然而吊诡的是,正如上文所言,至迟至清乾隆年间时在相关文献记载中它们已经颠倒了主从关系。在名称方面,东淀已然成为三角淀的附属,三角淀转而成为东淀的代称。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了这种转变?

“永定河自金元迄明,皆于上游设备。自石景山麓至卢沟桥南,相继建直土石堤工,所以虑其或侵犇躄也。至于下游,则向无修防,任其散漫,故宛、良、涿、新、雄、霸、固、永之间,久为患苦。”^②明代至康熙三十七年(1698)之前,永定河“行固安、霸州时,其故道本无堤岸,故散漫于二邑二百里之间”^③,下游河段并无固定河道和连续堤防,汛期时泛滥的洪水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和财产生命安全。面对于此,康熙三十七年,在康熙帝的推动之下,经于成龙的仔细筹划,疏筑兼行,“南岸自良乡县之老君堂村起,至永清县志郭家务止。北岸自良乡县张庙场起,至永清县志卢家庄止。筑堤长白八十余里,挑河长百四十余里,至永清县朱家庄,会狼城河,由淀达津”^④,康熙皇帝遂赐名“永定河”,“盖鉴于古无定之称,而思万世永赖也”^⑤。但是,此役并没有向康熙帝设想的方向发展。仅仅两年之后,筑堤之后永定河所挟带的巨量泥沙便淤塞了安澜城狼城河口,导致永定河下口泄水不畅,有鉴于此,“遂于郭家务接筑南岸堤工,于卢家庄接筑北岸堤工,至霸州柳岔口止,改河由柳岔口注大城县辛章河,入东淀,达津归海”^⑥。然而这次改移永定河下口并非一劳永逸,至雍正四年(1726),“因辛章、胜芳一带淀池被淤,阻清水达津之路”^⑦,因永定河所挟泥沙淤塞了淀河河道,进而导致西淀地区泄水不畅,因此,在怡贤亲王以及朱轼的主持下,“遂于柳岔口稍北,改为下口。南岸自冰窖村改筑堤工,至武清县王庆坨止;北岸自何麻子营接筑堤工,至武清县范瓮口止,挑河入三角淀,达津归海”^⑧,将永定河下口改移至三角淀。值得注意的是,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时,永定河已经出现了6次改河加堤,而到了同治十一年(1872),永定河下游改河共出现了14次^⑨,在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永定河下口均未脱离武清县境内,实际上三角淀成为永定河放淤的地方,起到了散水均沙的作用。因三角淀地区直接关系到永定河泄水通畅与否,“乃达津入淀咽喉,最关紧要。永定河当清浑交会之所,易至淤垫”^⑩,故雍正十二年在顾琮的建议下设立三角淀通判一职,负责永定河下口地区的疏浚与防洪工作。三角淀在永定河河务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散水均沙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又随着三角淀通判一职的设立,三角淀这一名称流传愈广,被广大官员及民众所了解和接受。至此,我们或可以解释为什么至迟至乾隆年间的相关记载中三角淀转而成为东淀的代称。

① 吴邦庆:《畿辅河道管见》,“畿辅河道水利丛书”,第608页。

② 李鸿章修,黄彭年纂:光绪《畿辅通志》卷78《河渠略四》,第120页。

③ 《方苞全集·方望溪文集全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标点本,第328页。

④ 参见陈琮纂,永定河文化博物馆整理:乾隆《永定河志》卷1《图·初次建堤浚河图》,学苑出版社,2013年,第110页。

⑤ 李鸿章修,黄彭年纂:光绪《畿辅通志》卷78《河渠略四》,第88页。

⑥ 李逢亨编纂,易克中点校整理:《永定河志》卷1《绘图》,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第89页。

⑦ 李逢亨编纂,易克中点校整理:《永定河志》卷1《绘图》,第90页。

⑧ 李逢亨编纂,易克中点校整理:《永定河志》卷1《绘图》,第90页。

⑨ 参见李鸿章修,黄彭年纂:光绪《畿辅通志》卷78《河渠略四》,第124页。

⑩ 陈琮纂,永定河文化博物馆整理:乾隆《永定河志》卷12《奏议三》,第400页。

三 三角淀与雍奴藪的关系

在上文辨析相关文献记载时,还存在着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即三角淀、东淀与古雍奴藪等地名前后出现。如乾隆时期成书的《水道提纲》载:“三角淀,即古雍奴水,当西沽之上最大,周二百余里,后渐填淤。……今曰东淀,以其对任丘赵北口之泊为西淀也。”^①再如《嘉庆重修一统志》载:“三角淀,在武清县南八十里,即古雍奴水也。……《明通志》三角淀周围二百余里,即古之雍奴水也。……按古时,惟三角淀最大,又当西沽之上,故诸水皆会入于此。今渐淤而小。《新志》合相近诸淀泊,总谓之东淀,云延袤霸州、文安、大成、武清、东安、静海之境……盖其地皆古雍奴藪也。”^②在上文中,笔者已经对三角淀的情况作出了辨析,不再赘述,而这里的“雍奴水”即雍奴藪。雍奴藪最早出现于《水经注》中:“巨梁自是水之,南极溇池,西至泉州、雍奴,东极于海,谓之雍奴藪。其泽野有九十九淀,支流条分,往往径通。”^③史念海说:“泽是众流所归的大湖泊,藪是卑垫的地方。藪虽和泽不同,但在每年水长的时候,也盛满了水,和泽没有分别。”^④由此可见,雍奴藪所在地方地势低洼,在汛期时才会形成系列湖泊。结合《水道提纲》和《嘉庆重修一统志》相关记载来看,不仅仅是三角淀,东淀所分布的部分地区同样都在雍奴藪之地。在此情况之下,我们似乎可以从空间的角度在三角淀与雍奴藪之间建立一种关系,即三角淀从属于雍奴藪。

关于三角淀与雍奴藪的关系,张修桂经过排列、对比现存史料后认为,“自北魏以后,雍奴藪的基本范围变化不大,而把武清西南、明代永定河下游尾间的三角淀追认为《水经注》的雍奴藪,无论在地里位置或形成原因上都存在明显的错误,纯属附会”^⑤,认为三角淀并非雍奴藪,这一结论无异于颠覆了清代众多文献中的已有论述。那么,三角淀和雍奴藪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关系?其实,清人李逢亨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水经注》南极溇沱,西至泉州,雍奴东极于海,谓之雍奴藪,其泽野有九十九淀,支流条谷,往往径通,则雍奴泽非仅今之三角淀,特三角淀在武清为古雍奴地耳”^⑥。李逢亨认为不能因三角淀在古雍奴县境内,就将三角淀等同于雍奴藪,而是认为三角淀为雍奴藪的一部分。相比张修桂的看法,李逢亨采取了较为折中的看法,认为三角淀只是雍奴藪分化瓦解后的一个湖泊,故不应将三角淀与雍奴藪等同起来,三角淀只是雍奴藪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清人亦指出:“三角淀,即水经之雍奴藪,其泽九十有九淀是也。”^⑦结合文献所载内容,对比之下,笔者更倾向于赞同李逢亨的意见。在此,我们可以顺着李逢亨的提示,将两者的从属关系置于行政区划的变动中进行考察。

从行政区划的变动上来讲,隋朝时,雍奴县属涿郡,辖雍奴县,唐天宝元年(742),雍奴县改名武清县,“武功廓清之义也”^⑧,此后该名称一直沿用。辽会同元年(938),割武清县、

① 齐召南:《水道提纲》卷3《京畿诸水》,第30页。

②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7《顺天府》,第339—340页。

③ 酈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4《鲍丘水》,中华书局,2007年,第344页。

④ 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14页。

⑤ 参见张修桂:《黄淮海平原河湖地貌演变》,《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03页。

⑥ 周家楣修,张之洞纂:光绪《顺天府志》卷36《河渠志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标点本,第1265页。

⑦ 陈文述:《颐道堂文钞》卷2《说淀》,“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505册,第568页。

⑧ 郭子章:《郡县释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史部,第166册,第572页。

潞县、三河县置香河县，到了金大定十二年（1172），分香河建县，称宝坻县。随着这一地区盐业生产活动的推广，人口数量的逐渐增长，官方采取了析置州县的办法，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与管理。实际上，后来的香河县、宝坻县的部分地区原来均属于雍奴县。有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汉代海侵发生之后，海水东撤，在雍奴县境内的地势低洼地区留下了潟湖，经过降雨以及地表径流的作用，继而分化瓦解为众多湖泊，又因其面积较广，且其位于雍奴县境之内，故统称为雍奴藪。只是在辽金之后，宝坻县从武清县析置出去，此时，雍奴藪的部分组成部分则位于宝坻县境内了，以故明万历《顺天府志》卷一有载：“宝坻之南、天津之北三角淀，大三角淀即其处也。”^①而按照张修桂的看法，这里才是雍奴藪，这一片区域应指后来的筐儿港、青龙湾、黄庄洼、里自沽洼、大黄铺洼以及七里海等地区。^②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是从动态而非静态的角度探讨三角淀与雍奴藪的关系，笔者并不否认“宝坻之南、天津之北三角淀”是雍奴藪的一部分，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武清县境内的三角淀同属雍奴藪的一部分，但是也不应将三角淀完全等同于雍奴藪。我们不妨将雍奴藪看成一个全集，而三角淀只是全集下的一个子集。当三角淀这片湖泊还没有名称时，我们可以将这片湖泊称之为雍奴藪，但当三角淀在元代以后开始有了名称后，它同样属于雍奴藪。我们可以认为三角淀是雍奴藪，却不能认为雍奴藪就是三角淀。

结 语

三角淀名称自元代开始出现之后，因其在武清县境内众多湖泊中规模最大而逐渐成为武清县及其部分周边地区湖泊名称的总称。后因雍正四年永定河改移下口至三角淀，为加强对于永定河下口地区的疏浚和管理，清代中央政府在永定河河道下设三角淀通判一职，三角淀名称传播愈广，为广大官员及民众所知晓。此后直至清末，永定河下口均未脱离这一地区，虽然三角淀是东淀的组成部分，但因其永定河河工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逐渐成为东淀的代称。虽然随着时间变化而存在着名称的变化，但从空间位置来看，三角淀是雍奴藪的一部分，后因析置州县，部分雍奴藪则地处宝坻等县境内，但并不能据此否认在历史时期三角淀这一湖泊是雍奴藪的组成部分。在历史文本语境中，三角淀由从属于雍奴藪转而变为属于东淀的组成部分，此后又成为东淀的代称，这是众多因素共同塑造的结果。

（作者单位：盐城师范学院历史与公共管理学院）

本文责编：周 全 宿万涛

① 沈应文修，张元芳纂：万历《顺天府志》卷1《地理志·京兆图记》，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刻本，第2页。

② 参见张修桂：《黄淮海平原河湖地貌演变》，《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第403页。